

第四冊

度支

庵寺

屯漕

外交

教育

禮制

清稗類

商務印書館發行

清稗類鈔

杭縣 徐珂 仲可

奄寺類

受宮

歷朝宮中使令。任用閹宦。此舉最賊人道。爲我國數千年相傳之秕政。閹宦類多河間人。既選爲內侍。則被宮。惟閹割之後。須居密室。避風百日。露風卽死。無藥可療。又須選取未成童者爲之。壯者受宮。多危險。宮後。卽聲雌。頰禿。髭鬚不生。宛然女子矣。

太監例選無家室者

律例雜犯門。載新進太監。由內務府驗明。年在十六歲以下。並未娶有家室者。交地方熟火兩處首領太監管教。其已有家室者。則給與各王公。

私宅太監有定額

乾隆末年。以宮監時不敷用。因取之各王公大臣家。蓋緣王公大臣。所用過多。

向無定額。太監多投充私宅。嘉慶己未始定額數。親王准用七品首領一名。太監四十名。郡王准用八品首領一名。太監三十名。貝勒准用二十名。貝子准用十名。入八分公准用八名。一品以上文武大臣准用四名。公主額駙准用十名。民公准用六名。不入八分公及二品以下民爵侯以下俱不准私用。其宗室王公等所用。年終報宗人府查核。一品文武大臣等所用。年終報都察院查核。俱各彙奏。

太監品級

雍正丙午。定宮殿監督項侍正四品。宮殿正侍從四品。即總管宮殿監副侍正五品。即副總管內廷侍從五品。執事六品。內廷待詔六品。內廷供奉七品。執守侍七品。內廷供用八品。侍監八品。均首領內侍九品。

太監之稱謂服飾

太監之賞有頂戴者。稱老爺。無頂戴者。稱師父。太監頭目。俱收徒弟。下班後。捧盥漱具執扇持麈尾。皆徒弟爲之。爲頭目者。頤指氣使。又儼然一小至尊矣。

大小太監。夏日皆服葛布箭衣。繫白玉鈎黑帶。

世祖禁內監入班行禮

順治甲申。世祖定鼎。頒詔賜廷臣宴。有內監數輩先行拜舞。奉諭。朝賀大典。內監不得沿明制入班行禮。從戶科給事中郝傑請也。

世祖高宗定太監職制

世祖諭令裁定內官員數。至高宗。又欽頒則例七條。宮殿監處分十一條。凡例四條。各處首領太監處分例十六條。錢糧按現行則例額數。不許增添。其錢糧之額。爲銀五錢米半斛。銀自每月八兩至二兩。凡十三等。米自每月八斛至一斛半。凡十四等。其職掌。惟敬事房辦理宮內一切事務禮儀。承行內務府文移。收納外庫錢糧。餘則專掌隨侍守護承應灑掃坐更等事。

高宗令內監改姓

高宗待太監最嚴。命內務府大臣監攝之。凡預奏事之差者。必改易其姓爲王。以其姓多難辨。宵小無由勾結也。

高宗選秦趙高三姓爲太監

乾隆初年。奏事太監爲秦趙高三姓。蓋高宗借此三字以自儆也。秦爲先朝之舊閹。偶有過失。譴罰必嚴。

高宗約束奄寺

高宗約束奄寺。不使縱恣。一日於乾清宮西煖閣牕中。望見西廊下有二職官自南而北。一太監自北而南。交臂不顧。竟不讓道。遂嚴諭總管太監約束。毋許肆慢。謂再不謹遵。當將總管太監一併治罪。

高宗不許內官干預政事

世祖鑒明閹宦之弊。旣立鐵牌於交泰殿。戒內官干預政事。官不得過四品。令隸內務府總管。歲時謁見。如堂司制。有周官冢宰統攝之義。高宗防馭尤嚴。有高雲從者。稍干涉外事。卽遵世祖旨。立時磔死。和坤亦能體高宗之意以行之。內官嘗有背呼梁文定公名者。和聞之。憤然曰。梁爲朝廷輔臣。汝輩安可輕之。立杖數十。命向梁叩謝。乃免。其後。內務府大臣。多由僚屬驟遷。又無重臣兼領。

故敬事房總管輩多與大臣分庭抗禮。無復統轄之制。蘇大司空楞額曾對衆曰。今日尙未見吾都堂。雖一時謔語。亦可觀風氣矣。

仁宗令太廟用王府中太監

乾隆癸亥。高宗以太廟中司香太監。太常寺多以庸悍老稚。官府所不用者充數。不足以昭誠敬。故命王公府中各交太監二名。備廟中司香灑埽。復賞給七品首領一員。以司其屬。

仁宗令廷杖曹進喜

奏事太監曹進喜。高宗時爲近侍。歷事三朝。年逾六旬。頗明政體。聲聞日著於外。其姪入試通州。學臣以進喜故。首列前茅。士論頗不服。又交結外省督撫。歲時皆有餽遺。間有王貝勒甘爲輸服者。仁宗以其無顯過。優容之。嘉慶癸未夏。吏部月摺交納逾期。方詢軍機大臣。進喜卽揚聲殿陛間。斥吏部之延宕。又令兵部亦具月摺交付。以便召對。語聲徹內。上大怒。立加斥革。廷杖二十。貶於端門內司閤。永遠不許出外。

唐憲臣自宮

太監爲畿輔產。向無南人。有之。自青浦唐憲臣始。亦既娶妻生女矣。而行賈多折閱。乃北走京師。遽於康熙乙酉。自閹。爲寺人。入太廟管事。乾隆乙丑。以年老多病。奉特恩放還。及歸。治生產。撫兄子贊文爲子。女亦適人。而育外孫。優遊十餘年而死。年七十七。

高宗改內監讀書之制

明制。內監入選。例入內書堂讀書。凡收入宮中年十歲上下者。二三百人。入內書堂讀書。本監提督總其綱。擇日拜至聖。請詞林老師。每一名。各具白蠟手帕。龍挂香爲束脩。人給千字文四書。派年長者八爲學長。有過。詞林老師批付提督責處。國朝仍之。派漢教習一員。在萬善殿。專課年幼太監。乾隆己丑。高宗諭內監職在供給使令。但使教之略知字體。何必選派科目人員。與講文義。前明奄豎弄權。司禮秉筆。皆因若輩通文。便其私計。甚而選詞臣課讀。交結營求。此等弊政。急宜痛絕。現今讀清書之內監。在長房一帶。派內府之筆帖式課之。至

漢書亦派筆帖式之曾讀漢文者教授。所有萬善殿派用漢教習之例。永遠革除。

李金鳳與聞林清事

李金鳳。嘉慶時內監之與聞林清事者也。仁和諸生繆崇輝。有祖姑適崑山陸氏。未婚而夫死。守貞不嫁。披緇於龍山。繆爲築菴居之。家人歲一省視。崇輝長。祖姑年八十有餘矣。秋日。繆往省其姑。遇金鳳於座。不知其爲掾人也。然聆其聲雌。視其面類婦人。而行步則男子。心訝之。不敢問。祖姑曰。此吾徒金鳳也。新收耳。崇輝心又訝之。以爲金鳳二字。頗不似方外人之名。何也。顧其舉止落落。不甚與衆尼儕。崇輝宿菴三日。瀕行。問衆人方禮佛。則微以言叩其祖姑。姑戒勿宣揚於外。乃語其故。蓋金鳳卽李文成之姪也。文成之先亦南人。常與教匪同叛。已而事敗。奉旨於南方名捕之。乃逃於北。始爲北人。文成懲前此齊冉諸人之敗。欲自內起。顛覆乘輿。而後傳檄以定四方。顧宮禁深邃。警衛森嚴。計無所出。金鳳年纔二十餘。乃請自宮以入。衆未敢信。鳳拔刃一揮。流血如注。幾死。

矣。衆爲求良藥藥之。得不死。遂於嘉慶己巳得入禁中。金鳳深沈有心計。同事諸宮監。以術籠絡之。皆得其歡心。總管某監者。仁宗寵之甚。常陵轢同輩。衆皆惡之。金鳳獨處之泰然。已而衆怨益甚。羣發其陰私。仁宗執之。杖數百。血肉狼藉。衆益從而姍笑之。金鳳獨爲之撫慰。且爲之簡料湯藥飲食。某甚感之。衆皆多其任卹。而不知金鳳已乘間動以大謀矣。仁宗怒已定。仍寵某如故。金鳳既得某。遂稍稍擴張勢力。已而侍衛缺出。天理教人鳩賞付金鳳爲之行賄。得補授其黨一人。及仁宗狩木蘭。遂尅期舉事。時金鳳與某在內籌畫一切。未及期。而李文成事泄。倉猝舉兵。李林王等內外皆死。金鳳知事急。竊宮內金符而跨善馬疾馳出。言往木蘭迎駕。門者不敢阻。金鳳出城。亟易衣而遁。其黨人有漏網者。設逆旅於歸德。主人見金鳳。不識也。然知其有珍寶。醉以酒。將殺之。而取其貲。檢懷中得金符。大驚。又於夾袋中。得事前所與林李諸人計劃者一紙。乃不害而留之。藏複室中。年餘。聞事稍寢。乃衣以婦人衣。使二嫗從之以南。至靈隱寺。遇日照大師。師高僧也。一見識之。蓋常晤於京師者也。卽從之削髮。以僧

寺中不可居。乃去爲尼。來菴中。居半載餘矣。明年。崇輝更視其祖姑。不復見金鳳。問之。云往朝普陀。剋日可返。崇輝欲就詢宮中事。待之。竟不至。又越數年。其祖姑圓寂。金鳳復來。執弟子禮。居二十餘日。崇輝偶叩以前事。及此後所向。瞠目如癡。再三問。皆無言。旋去。竟不知所終。

戴文節不善事內監

戴熙在南書房時。不善事內監。一日。題畫。誤一字。宣宗令內監持令改之。內監至。但令別書。而不告以故。戴遂別寫一紙。而誤字如故。上以爲有意怫忤。遂撤差。

宣宗爲內監創白玉頂戴

道光中。內監美丰儀者。頗得幸。旣復爲娶婦。使居南府中。然恃寵而驕。時多非分之請。宣宗悉涵容之。定制。章服不得過四品。一日。南府諸監。固請進秩。宣宗旣以情不可却。又不敢擅更祖制。乃特創一種白玉頂戴。凡幸御各監。均得用之。事傳於外。故一時輕薄者。互相戲謔。有白玉頂戴之語。迨德宗朝。李蓮英輩

得孝欽后歡意。變更祖制。竟至二品頂戴矣。

安得海伴太子讀

咸同間。太監安得海。藝術精巧。知書能文。晚年勢張甚。中外傾慕。欲一見顏色。初。宮中內官多讀書識字者。安得海入侍。過從問字。殷殷請益。久而斐然。出諸闈上。能講讀論孟諸經。孝欽后深器之。會安與某親王不洽。孝欽令暫引去。以自遠禍。安遂自薦。請衛侍冲主。外取自退之名。陰爲自尊之舉。嘗自稱太子伴讀。以比先代名儒。

安得海伏法

丁文誠公聞安得海將過山東。密語德州知州趙新。如見其有不法情事。可一面擒捕。一面稟聞。趙能吏也。閱事多。計較利害亦頗熟。及安得海過境。欲勿稟。則懼爲丁所怒。欲顯稟。則恐不能去之。反撓其禍。因與幕客商用夾單密稟。意謂丁如不參奏。則夾單非例行公事可比。既不存卷。安得海斷不知之。若竟參奏。則禍福丁自當之。與地方官無涉也。及丁疏既上。孝貞孝欽兩后召軍機內

務府大臣議之。皆力請就地正法。留中兩日。未下。醇親王復諍之。同治己巳七月某日。奉上諭。丁寶楨奏太監在外招搖煽惑一摺。據德州知州趙新稟稱有安姓太監。坐太平船二隻。聲勢烜赫。自稱奉旨差遣織辦龍衣。船旁有龍鳳旗幟。帶男女多人。并有女樂。品竹調絲。觀者如堵。又稱本月二十一日。該太監生辰。中設龍衣。男女羅拜。該州正訪拏間。船已揚帆南下。該撫已飭東昌濟寧各府州跟蹤追捕等語。覽奏曷勝詫異。該太監私自擅出。并有種種不法情事。若不從嚴懲辦。何以肅宮禁而儆效尤。著山東江蘇直隸各督撫。迅派幹員。於所屬地方。將六品藍翎安姓太監。嚴密查拏。令隨從人等指證確實。毋庸審訊。卽行就地正法。不准任其狡飾。儻有疎縱。惟該督撫是問。其隨從人等有迹近匪類者。並著嚴拏分別懲辦。欽此。安得海既在濟南伏法。籍其輜重。有駿馬三十餘匹。最良者日行六百里。黃金一千一百五十兩。元寶十七箇。極大珠五顆。眞珠鼻煙壺一枚。翡翠朝珠一挂。碧霞朝珠一挂。碧霞犀數十塊。最重者至七兩。其餘珍寶甚夥。陸續解歸內務府。歷城縣令爲安得海購地葬之。

孝欽后待內侍

孝欽后故威重。宮中內侍過誤。輒杖殛。一歲不可數計。次給杖。謫弗少貸。定例。內監通外事。宮中杖斃。賜職不得越四品。蓮英以謹事。承孝欽寵眷。論者輒不得直。實爲內侍之異數也。

三監綽號

皮硝李。爲李蓮英綽號。以曾業皮硝也。同時嬖閹。尙有筐王。王曾售考筐。卽香王也。尙有硬京音讀劉。則以劉之性硬也。皮硝李。婦孺知之。知王劉者少矣。

李蓮英以梳頭得寵

李蓮英者。本爲孝欽后之梳頭房太監。河間人。幼失怙恃。曾以私販硝磺入縣獄。旣出。業補皮鞋。以是得皮硝李三字之稱。太監沈蘭玉。其鄉人也。與有故。見而憐之。爲蓮英介紹入宮。適孝欽聞京市盛行新髻。飭梳頭房太監仿之。屢易人。不稱旨。蘭玉偶在闕闔房言之。闕闔房者。內監之公共休息所。蓮英嘗至此訪蘭玉者也。旣知孝欽欲梳新髻事。遂出外周覽。於妓寮中刻意揣摩。數日技

成。告蘭玉。蘭玉薦之。而蓮英遂從此得幸矣。及孝貞后殂。蓮英益無忌。由梳頭房擢總管。權傾朝右。至與孝欽並坐聽戲。孝欽進膳。遇蓮英所嗜之品。多節食以賜之。或先命小璫撤去。留俟蓮英。其四十壽辰。御賜珍品蟒緞福壽等字。俾於大員。樞臣疆臣。無不慶祝。賊私之積。以千萬計。

李蓮英深銜德宗

李蓮英雅善音律。工演山門伏虎別母慘觀等齣。演京劇亦佳。能串鬚生老旦黑頭。而黑頭戲尤擅勝場。滬上名淨劉壽峯。卽其徒也。一日。李串黃金臺之田單。當查夜猝見太子時。飛足踢燈籠。用力過猛。致燈籠飛落前庭。中德宗額。帝大怒。命笞四十。李跪而哭。孝欽后爲之緩頰曰。此誤傷也。當曲恕之。命叩頭求主子開恩。德宗揮手命去。遂不歡而散。由是李深銜德宗。

李蓮英調停修園事

光緒初年。孝欽后已事游晏。一日。召軍機大臣。欲修某園。限期竣工。命與工部籌辦。時醇親王領軍機。遵旨向工部尙書某籌議。則需款過巨。庫帑復支絀。而

慈意甚決。又不敢違。商竟日。無法解決。醇曰。無已。商之李總管乎。遂於次日偕工部堂司各員。集朝房。令內侍召李蓮英。李至。王告以慈意。並述爲難情形。乞其轉圜。蓮英曰。此大事也。王爺面奏。無不允者。奴才何人。敢語此。王曰。汝苟得便。第畧言之。不相強也。蓮英沈思久之。曰。老佛爺事多。此項工程。或偶然興至。欲修理耳。如不再催。似可暫置。奴才終不敢言也。醇曰。諾。敬俟後命可耳。久之。孝欽亦不問。

李蓮英隨醇王校閱海軍

光緒甲申以後。興練海軍。李鴻章實主其事。海軍成。奏請欽派大臣校閱。孝欽后命醇親王至天津閱之。醇以孝欽后頗猜忌之也。恒自危。奏請以李蓮英自隨。蓋不啻自請監軍也。李爲之設行臺。王與蓮英居處一切。無軒輊。惟閱兵時。王坐於前。蓮英立於後而已。於是丁汝昌衛汝貴衛汝成葉志超趙桂林龔照嶼諸人。皆奉厚贄。蓮英門下。稱受業。

李蓮英侮李鴻章

李文忠由直督入相。自負勛勞。遇同輩。恒兀傲視之。人多懾其名位。弗與較也。嘗失禮於李蓮英。蓮英啣之。一日謂文忠曰。老佛爺欲修頤和園。但國帑支絀。不欲撥款興修。公爲國家重臣。何不報効爲諸臣倡。文忠欣然諾之。蓮英復曰。吾先導公入頤和園。驗其應修之處。庶入告時較有把握。文忠信之。蓮英乃使人導入。而乘間奏其擅入禁地。不知何意。德宗大怒。下詔申飭。交部議處。

李蓮英侮福銀

光緒中葉。李蓮英怙寵滋甚。儀鸞殿側有斗室。爲大臣內直憩息之所。一日。李在此室。於玻璃窗中。見大學士福銀將至。故含餘茶於口。俟福至。甫及簾。李驟揭簾。對福噴茶。若吐漱然。淋漓滿面。亟笑謝曰。不知中堂到此。殊冒昧。福無可如何。徐徐拭乾而已。

李蓮英有四子

李蓮英有四子。曰福恒、福德、福立、福海。皆捐三品銜郎中。簽分戶兵刑工四部。其驗到時。直隸結局。甚爲居奇。四人共費印結銀一萬兩。

李蓮英有精舍

李蓮英於宮中。別闢精舍數間。在孝欽后寢宮之後。中設地鑪一。高三尺許。其餘鋪墊陳設。如著衣鏡。自鳴鐘之類。燦然大備。幾與上用者相埒。

李蓮英用紅緞鋪墊

光緒庚子西幸。陝撫某辦皇差。爲李蓮英備行館。器具一切。均極精潔。前站某王見之曰。此豈可居李總管耶。命速更易。須與辦老佛爺者一律。但黃緞鋪墊。改用紅緞可耳。

李蓮英未獲譴之故

光緒戊申。德宗大漸。隆裕后欲視之。恐蹈孝哲后覆轍。徬徨無計。李蓮英進曰。皇帝疾甚。皇后何不視之。隆裕曰。無老佛爺旨。李曰。此何時。皇后速往。老佛爺見責。奴才任之。后始得與德宗訣。或謂德宗崩後隆裕始至參看宮園類德宗崩時情狀條孝欽后尋亦崩。隆裕本惡李。以此深德之。故未獲大譴。乃令爲某宮小花園總管。及死。特賞銀二千兩。世稱蓮英爲總管。實則別有一都總管。總理宮中一切之事。賞四品銜。